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著

楼适夷 高培明译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罗生门



NLIC2970924136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SK13N06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楼适夷，高培明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8

ISBN 978-7-5613-7070-4

I . ①罗… II . ①芥… ②楼… ③高… III . ①短长篇
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6053 号

罗生门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楼适夷 高培明 译

责任编辑 焦 凌

特约编辑 陈希颖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9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070-4

定 价 28.00 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问题，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总序

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

——日本文学大家的风采

“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是从浩如烟海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中遴选出来的。首推的三位作家可说是重量级的，分别是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文坛的领军人物，选出的作品也充分代表了三位作家的文学特色。

“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

按作品年代，首先介绍素有“国民大作家”之称的文豪夏目漱石(1867—1916)的三部作品。尽管漱石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被冠以“余裕派”“高蹈派”的名号，但其创作的基本倾向无疑是批判现实主义。漱石所处的时代正值日本文明开化，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时期。漱石在英国亲证了西方文化及其近代文明掩盖下的弊端，对于日本人的盲目西化深感不安。他主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明”，发扬日本的传统美德。然而，他倾尽一生不断在作品中寻求解决办法，却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深感无能

为力,最终提出“则天去私”,寻求解脱之路。

如果说其初期作品主要是探究西洋文明与日本旧有文化的冲突给世人影响,那么中期以后,其作品逐渐转向描写头脑与心灵相克的主题,以精雕细琢的手法剖析人的内心世界,批判人的私欲。尤其是男女爱情矛盾方面表现出来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构成了其作品的主要内容。

“悦经典”所选的漱石的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其各个时期的创作风格和理念,同时也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留学回国后,漱石反感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缺乏批判性和枯燥的平面描写,接连发表了振聋发聩的《猫》(1905)和《小少爷》(1906)两部中篇小说,一举成名。《小少爷》取材自漱石在松山任教的经历,描写了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在某乡村中学的种种遭遇,以嬉笑怒骂的手法,鞭挞了明治时期教育界的阴暗面——校长的伪善狡诈,“红衬衫”的阴险利己,“马屁精”的趋炎附势,并且颂扬了以“豪猪”“老秧君”为代表的正面角色。这两类人之间展开的博弈构成了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矛盾冲突。

为了突出故事的讽刺性,漱石特意将主人公设定为鲁莽、憨直、富于正义感的江户哥儿,并采用了落语^①的表现形式,与《猫》的漫画式嘲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充分展示了他在和、汉、洋三方面的深厚学养及非凡的艺术表现力。

《虞美人草》(1907)虽不及上述两部作品那么名声在外,但在漱石文学中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它是漱石辞去教职,从事专业创作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从创作初期进入中期、承上启下的作品。

^① 落语:日本的传统曲艺形式之一,表演形式和内容都与中国传统的单口相声相似。

《小少爷》里的善恶划分，在《虞美人草》里与“道义”“虚荣”相互重叠，以分属不同阵营的三对男女的婚恋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的纠葛和冲突。结局是，有的人战胜了“虚荣”，选择了“道义”；有的人则成为“虚荣”（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牺牲品。女主人公藤尾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她爱慕虚荣，然而头脑与心灵的相克使她无所适从。与她同属一个阵营，有可能和她结合的那个男人（未婚夫），却为了“道义”不惜毁掉婚约，选择了另一个女人。而她倾心的诗人钦吾，又由于与她分属于两个阵营，根本不可能和她产生交集。这些打击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也可以说，她是被作者模式化的伦理观置于死地的。

相对于创作《小少爷》单打独斗式的、没有结果的奋斗，经过初期几部作品的探索，漱石的外部批判终于在伦理上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此后，经过中期向内的探索后，后期创作更加深入地剖析人物心理。《心》（1914）即是作者进入后期创作后的白眉之作，是侧重刻画知识分子多疑、厌世心理的后期三部曲（《春分之后》《行人》《心》）的最后一部，也是最有分量和影响的一部。

《心》分为三个章节：《上 先生和我》主要描述“我”与先生结识，得知先生一开始并非如此厌世，而先生的转变，与他葬在杂司谷的朋友有关；《下 先生和遗书》是先生通过写给“我”的书信，终于向“我”坦白了自己一直不愿意透露的过去——因一己之私而导致他的挚友K自杀，对K的歉疚最终导致先生自杀。小说旨在表明利己主义是行不通的，也寓意作者对于两种异质文明无法调和的无奈。《心》对个人心理精确细微的描写可谓登峰造极，无出其右。

漱石是鲁迅“最爱看的作者”之一。他一生的创作都致力于思索人生，描写社会现实，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塑造了各种各

样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日本文坛素有“川端是庭院，而漱石是山脉”之说，二人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造诣，漱石文学都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以至于他的辞世，成为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到来的象征。

“鬼才作家”芥川龙之介

素有“鬼才”之称的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大正时代的小说家。他也是鲁迅非常喜欢的日本作家，鲁迅于1923年芥川还在世时，便译介了《罗生门》与《鼻子》。

芥川深受夏目漱石批判现实主义和森鸥外的历史小说的影响，毕生致力于创作短篇小说，其数量多达166篇。他取材多样，尤其擅长改编古典作品，古为今用，视角新颖，构思精妙，在日本文学中独树一帜。作为大正主要流派“新现实主义”(也称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其文学特色是用冷峻、简洁的文笔来描绘世道人心的丑恶，让读者去感受和思考，而很少作出评论。其代表作《罗生门》《莽丛中》等已然成为世界性的经典名作。

小说集《罗生门》中的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取材自日本古典的有《罗生门》《地狱变》《莽丛中》《六官公主》《鼻子》；

取材自天主教故事的有《奉教人之死》《报恩记》《南京的基督》；

取材自古代神话的有《老年的素盏鸣尊》；

取材自佛教故事的有《蜘蛛丝》；

取材自江户时代的人物、事件的有《戏作三昧》；

取材自中国的有《秋山图》；

取材自现代的有《单相思》《阿富的贞操》；

魔幻表现的有《河童》。

由上可知，芥川文学的取材十分广泛，跨越时间（古代和现代）和空间（西方和东方），甚至人间（如《河童》的魔幻手法）来观照和批判日本现代社会，剖析现代人的利己主义。

《罗生门》揭示了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中，人为了活下去可以不择手段。《鼻子》则通过为长鼻子苦恼不已的老僧，却因鼻子缩短复又陷入新的苦恼，揭示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戏谑之余也影射了佛门之中的六根不净。

《地狱变》以惨淡的笔墨，描写了艺术至上主义者虽然以牺牲女儿为代价，在与权势者的博弈中取得了胜利，却最终陷入了自我崩溃的境地，表现了艺术至上主义的局限。

《莽丛中》以当事人在法庭供述和作证的形式，转述了一个曲折迷离的奸杀事件。小说中每个人各执一词，真相扑朔迷离。唯一能肯定的是每个人都靠谎言来掩饰自己的罪恶，意图展现理想的自己。

《蜘蛛丝》里的佛教故事告诉人们，人的利己本性足以导致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也隐喻了人将自身的命运寄托于宗教的后果。

《戏作三昧》写的是《八犬传》作者泷泽马琴晚年某一天的生活，意在表现书斋中创作的艺术家内心的孤独、幸福，也折射出了作者本人的影子。

《秋山图》则意图告诉人们，绝对的美并不存在，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欣赏它的人或时机不同而有所变化。

.....

芥川善于巧妙利用各类题材发掘古今共通的人性，同时，也

不惜笔墨描写了善良会给人带来意外的幸福(如《南京的基督》里的妓女),以及侠气(如《报恩记》里浪子为报答义贼和强盗救助一家的恩情,而甘愿以身代死)和自我牺牲精神(如《阿富的贞操》中的阿富,为了救一只猫竟然打算献出自己的贞操;《奉教人之死》的女主人公更是舍生殉教,为人们奉献了宗教性的感动)等人性之光。

芥川将日本文学细腻微妙的感受与江户文人情趣、西方教养融为一体,他善于通过细致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来揭示人在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和相克中流露出的不安心绪,从日常琐事中将人性挖掘得入木三分,并结合多样文体为作品锦上添花。这更使得芥川的短篇小说脍炙人口、卓然不群。

尽管如此,芥川在探讨人生、观照人性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地看到了人世间的丑恶,陷入深深的怀疑和幻灭之中。面对日本的急速现代化,他在创作后期的一些作品时更是陷入深刻的矛盾和彷徨,最终得出“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的结论,终于在35岁的盛年,走上了否定自我的道路。芥川的去世成为昭和时代到来的标志性象征,也为日本近代文学画上了句号。

“无赖派”代表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1909—1948)是二战后废墟上诞生的日本重要文学流派“无赖派”(也称新戏作派、反秩序派)的代表作家,他非常推崇芥川龙之介,并深受其影响。两人虽有着许多的不同,却殊途同归。与苦恼于新兴无产阶级时代到来的蒙眬不安而结束自己人生的芥川相似,没落乡绅出身的文学青年太宰治,似乎一降生便注定了无法回到旧时代,也无法融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他

苦恼于理想与现实相克的悲剧性命运,为了拯救自我而投身写作,仿佛为了文学而生。他们的文学,也成为了对那个时代的最好诠释。

太宰治留下的上百篇私小说式的作品,便是他短暂的人生、15年创作生涯及其所生活时代的真实写照。

太宰文学中的主人公大多贫困潦倒而颓废,故而被评为“弱者的文学”。太宰文学虽属于日本文学的另类,却是战后文学的重要坐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文学价值也越来越为人所认知。

太宰治因其跌宕起伏的人生、孤傲而自卑的个性、自虐而反俗的作品题材而饱受争议,既有“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之称,也有“败北的文学”等评价。其自身的经历与其作品里描写的边缘人达到了高度的契合,对挣扎在时代边缘的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刻画入木三分,少有比肩之作。

太宰的重要作品多集中于其创作后期,即日本战败后的1945到1948这三年时间。《人间失格》所选的四部作品,都属于后期作品,此书也可谓是太宰治后期美学的集大成之作。

《微明》(1946)写于满目疮痍的战后,描写了主人公全家疏散到妻子老家后,遭受空袭的体验。被称为“家庭的毁灭者”的太宰,少有地展示了对妻儿温情的一面。

同样是描写家庭生活,太宰自称是“夫妇吵架小说”的《樱桃》(1948)则刻画家庭即将毁灭之前,拒绝拯救的作者的心境和可怜的孩子们。

《斜阳》(1947)可以说是太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奉献给没落贵族的挽歌。

《人间失格》(1948)写于太宰自杀之前,即他的绝笔之作,也是太宰文学“最深刻的到达点”。

《人间失格》塑造了一个悲剧人物。主人公叶藏从小体弱多病，幼小而敏感的心灵受到了互相欺骗的“人类”的伤害。他通过扮演“小丑”来克服心理上的不安与恐惧，寻求“他人”的认同。对自己的无能和“罪意识”，对“人类”的恐惧和失望，使他认为自己不配作为一个人而活着。他进行了种种尝试，却最终被送到了疯人院，无可避免地走向了毁灭。

但在小说的最后，酒吧的老板娘说：“我们认识的叶藏……也还是个像神一样的好孩子呢。”由此可知，太宰治并不认为叶藏真的没有做人的资格，只不过不具备做浑浑噩噩的人的资格。太宰治至死都不愿低下高傲的头，正是他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将自己驱赶入绝境，也正是这执着的追求，成就了太宰文学上的大家地位。

在《人间失格》这部小说里，太宰治透过叶藏这个角色，完成了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评价。在发表这部作品的同年，他自杀身亡。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与上海雅众文化公司编选的这套“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能让读者充分领略到这些日本文学大家的风采。如果说夏目漱石偏重于从伦理角度探究“善”的话，太宰文学则更注重探究人性存在的“真”，而芥川文学则试图通过冷静地观照人生，探究超越人心善恶的“美”。他们对真善美的毕生探索，为日本近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奉献了精彩绝伦的杰作。

陕师大出版总社与上海雅众联袂推出的这套“悦经典”之日本文学系列也将继续为读者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请拭目以待！

竺家荣

2013年4月17日于北京

目 录

1	罗生门
7	地狱变
33	奉教人之死
40	老年的素盏鸣尊
55	秋山图
64	莽丛中
73	报恩记
87	阿富的贞操
97	六宫公主

- 105 戏作三昧
130 山鶲
140 河童
188 蜘蛛丝
192 鼻子
199 单相思
206 南京的基督
219 阿耆尼神
230 怪异岛

罗生门①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下，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只在朱漆斑驳的大圆柱上，蹲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正当朱雀大路，本该有不少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到这儿来避雨，可是现在却只有他一个。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数年来，接连遭了地震、台风、大火、饥馑等几次灾难，京城已格外荒凉了。照那时留下来的记载，还有把佛像、供具打碎，将带有朱漆和飞金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卖的。京里的情况如此，像修理罗生门那样的事，当然也无人来管了。在这种荒凉的景象中，便有狐狸和强盗来乘机做窝。甚至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把无主的尸体，扔到门里来。所以一到夕阳西下，气象阴森，谁也不到这里来了。

倒是不知从哪里，飞来许多乌鸦。白昼，这些乌鸦成群地在高高的门楼顶空飞翔啼叫，特别到夕阳通红时，黑魃魃的好似在天空撒了

① 这个短篇，是作者根据日本 11 世纪的古籍《今昔物语》中的故事改写的。

黑芝麻，看得分外清楚。当然，它们是到门楼上来啄死人肉的——今天因为时间已晚，一只也见不到，但在倒塌了的砖石缝里，长着长草的台阶上，还可以看到点点白色的鸟粪。这家将穿着洗旧了的宝蓝袄，一屁股坐在共有七级的最高一层的台阶上，手护着右颊上的一个大肿疱，茫然地等着雨停下来。

说是这家将在避雨，可是雨停之后，他也想不出要上哪里去。照说应当回主人家去，可是主人在四五天前已把他辞退了。上边提到，当时京城市面正是一片萧条，现在这家将被多年的老主人辞退出来，也不外是这萧条的一个小小的余波。所以家将的避雨，说正确一点，便是“被雨淋湿的家将，正无路可走”。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多少导致了这位平安朝^①家将的忧郁心情。从申末下起的雨，到酉时还没停下来。家将一边不断地想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也就是从没办法中求办法，一边耳朵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打过来，黄昏渐渐压到头顶。抬头望望，门楼顶上斜出的飞檐上正挑起一朵沉重的暗云。

要从没办法中找办法，便只好不择手段。要择手段便只有饿死在街头的垃圾堆里，然后像狗一样，被人拖到这门上扔掉。倘若不择手段哩——家将反复想了多次，最后便跑到这儿来了。可是这“倘若”，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个“倘若”。原来家将既决定不择手段，又加上了一个“倘若”，对于以后要去干的“走当强盗的路”，当然是提不起积极肯定的勇气了。

家将打了一个大喷嚏，又大模大样地站起来。夜间的京城已冷得需要烤火了，风同夜暗毫不客气地吹进门柱间。蹲在朱漆圆柱上的蟋蟀已经不见了。

① 平安朝：794—1192年。

家将缩着脖子，耸起里面衬黄小衫的宝蓝袄子的肩头，向门内四处张望，如有一个地方，既可以避风雨，又可以不给人看到，能安安静静地睡觉，就想在这儿过夜了。这时候，他发现了通门楼的宽大的朱漆楼梯。楼上即使有人，也不过是些死人。他便留意着腰间的刀，不让脱出鞘来，举起穿草鞋的脚，跨上了楼梯最下面的一级。

过了一会儿，在罗生门门楼宽广的楼梯中段，便有一个人，像猫儿似的缩着身体，憋着呼吸在窥探上面的光景。楼上漏下火光，隐约照见这人的右脸，短胡子中长着一个红肿化脓的面疱。当初，他估摸这上头只有死人，可是上了几级楼梯，看见还有人点着火，那火光又这儿那儿地在移动，模糊的黄色火光，在屋顶挂满蛛网的天花板下摇晃。他心里明白，在这儿点着火的，绝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家将壁虎似的忍着脚步声，好不容易才爬到这险陡的楼梯上最高的一级，尽量伏倒身体，伸长脖子，小心翼翼地向楼房望去。

果然，正如传闻所说，楼里胡乱扔着几具尸体。火光照到的地方挺小，看不出到底有多少具。能见到的，有光腚的，也有穿着衣服的，当然，有男也有女。这些尸体全不像曾经活过的人，而像泥塑的，张着嘴，摊开胳膊，横七竖八地躺在楼板上。只有肩膀胸口略高的部分，照在朦胧的火光里；低的部分，黑黢黢地看不分明，只是哑巴似的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家将连忙掩住鼻子，可是一刹那，他忘记掩鼻子了，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夺去了他的嗅觉。

这时家将发现尸首堆里蹲着一个人，是个穿着棕色衣服、又矮又瘦像只猴子似的老婆子。这老婆子右手擎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正在窥探一具尸体的脸，那尸体头发很长，估量是一个女人。

家将带着六分恐惧四分好奇的心理，一阵激动，连呼吸也忘了。照旧记的作者的说法，就是“毛骨悚然”了。老婆子把松明插在楼板上，两手在那尸体的脑袋上，跟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一般，一根一根地

拔着头发，头发似乎也随手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的恐惧也一点点消失了，同时对这老婆子的怒气，却一点点升上来了——不，对这老婆子，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对一切罪恶引起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此时如有人向这家将重提刚才他在门下想的是饿死还是当强盗的那个问题，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他的恶恶之心，正如老婆子插在楼板上的松明，烘烘地冒出火来。

他当然还不明白老婆子为什么要拔死人头发，不能公平地判断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觉得在雨夜罗生门上拔死人头发，单单这一点，已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当然，他已经忘了刚才自己还打算当强盗呢。

于是，家将两腿一蹬，一个箭步跳上了楼板，一手抓住刀柄，大步走到老婆子跟前。不消说，老婆子大吃一惊，弹弓似的跳了起来。

“呔，哪里走！”

家将挡住了在尸体中跌跌撞撞地跑着、慌忙逃走的老婆子，大声吆喝。老婆子还想把他推开，赶快逃跑，家将不让她逃，一把拉了回来，两人便在尸堆里扭结起来。胜败当然早已注定，家将终于揪住老婆子的胳膊，把她按倒在地。那胳膊瘦嶙嶙地皮包骨头，同鸡脚骨一样。

“你在干什么？老实说，不说就宰了你！”

家将摔开老婆子，拔刀出鞘，举起来晃了晃。可是老婆子不发声，两手发着抖，气喘吁吁地耸动着双肩，睁圆大眼，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像哑巴似的顽固地沉默着。家将意识到老婆子的死活已全操在自己手上，刚才火似的怒气，便渐渐冷却了，只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便低头看着老婆子，放缓了口气说：

“我不是巡捕厅的差人，是经过这门下的行路人，不会拿绳子捆你的。只消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门楼上，到底干什么？”

于是，老婆子眼睛睁得更大，用眼眶红烂的肉食鸟一般矍铄的目